



糊棚小记

□ 莹莹

小时候，没有一个孩子是不盼过年的。

喝完腊八粥，屯里的孩子们就成天叨咕着：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在翘首盼望中，我发现过年还真忙——忙着杀猪宰鹅，忙着磨米，忙着做豆腐，最后还要忙着糊棚。

《说文解字》中说，“棚”，找也。从木，朋声，本义为用竹、木搭成的篷架或小屋。唐代张籍的“人家多住竹棚头”，南宋陆游的“松棚寻丈地”都说明“棚”是简陋的小屋。糊棚就是用纸糊房子。棚，能代替房子，可见之后衍生出“天花板”这一同义词成为网络流行用语也不足为奇。

小时候，我家在农村，住土房子。除厨房外，屋子里都用纸糊着，又干净又保暖。年忙得差不多了，就剩最后一件大活，糊棚。一年年糊进了多少岁月、多少故事，有谁能说得清呢？

那年我六年级，期末考了全班第一。父亲高兴，就把买糊棚纸的任务交给了我。来到集市上，我先从父亲那里“套”钱买了自己喜欢的糖果、花生、巧克力、饺子，然后才和父亲去挑选糊棚纸。纸的样式比往年多了，有纯白白的，有新闻纸的，我发现了一种带几何图形的纸，质量好，图案赏心又悦目，就选它了。

腊月二十八，我们一家人早早起来，匆匆吃了饭就忙开了：母亲教我糊棚纸，父亲和哥找凳子、木头搭架子；小弟用两根秫秸做成一个三角支架，递纸用。

红彤彤的太阳升起来时，我们的“糊棚大业”就开始了。这时我成了主角。桌子放在炕上，糊盆放旁边，里边的糊糊已被我搅凉，一点面疙瘩也没有，桌子正中铺着糊棚纸。这时我学着冯骥才小说《刷子李》中李师傅那样，两腿站稳，握住刷子，蘸饱糊糊，先从纸的四边刷起，即从上往右往下最后再往左，一个反写的“口”字形成。只有外边的这一圈刷均匀了，纸才能糊得好，不翘边，不卷边，不留涸渍，里边正反几刷子，一张纸就刷好了。把纸递到一旁迫不及待的小弟的三脚架上，他乐颠颠地送到父亲跟前。父亲轻轻接过，先将纸的一边粘上，再用小笤帚一刮，纸就服服帖帖地粘到棚上了。我接着刷，一张、两张、三张……小弟分别递给父亲和哥。哥粘完一张发了问题，由于我选择的是几何图形，粘的时候就要注意线对线，角对角，这样整体图案才完整，如果对不上，将变得乱七八糟。父亲也注意到了，哥开玩笑说：“一看就是我妹选的，没有高智商选不出这么复杂的图来。”我一吐舌头，嘀咕着昨天读《诗经》里边我喜欢的句子：“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。”“相信咱爸和哥的智商一定能糊上。”小弟帮我解了围。我和小弟同时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，一阵笑声传出来。

父亲和哥商定，以父亲糊的那趟为主线，一直向北，从南贯到北，并以此为中心轴左右展开，这样方便对线、对角。有了策略，继续开工。这回我不着急了。父亲和哥糊的速度慢，小弟已被邻居家的孩子叫出去玩了。我一个人刷糊棚，递纸，都供得上，还能指挥一下父亲和哥。父亲和哥用了好大一会儿的工夫，才糊完了两趟，累得他们脖子和胳膊都酸了，汗也出来了，脱掉棉袄，只穿了衬衣。我找出昨天买的糖果、花生，扒去皮塞到父亲和哥的嘴里。哥戏谑我：“看我妹选的都是好东西，这糖咋这么酥脆，还不粘牙，再来一块。”父亲也趁机说：“那可不行，我大闺女就是有眼光。”我一律用诗句笑嘻嘻地回答他们：“昨夜星辰昨夜风，画楼西畔桂堂东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”母亲已收拾完厨房，坐到我跟前，帮我刷糊棚，这样我就可以开小差了，和来我家的几个女孩子炫耀一下我的新衣裤。

再一抬头，太阳已挪到头顶，炕上洒满阳光。往年这时，已经全部糊完了，可今年，父亲和哥才把糊棚完。

父亲和哥走下架子，纷纷躺倒在炕上。我赶紧拿出昨天偷偷买的巧克力，那是我们小镇上唯一一家商店才有的，贵着呢，我一块也没舍得吃。我刚扒开皮，一股从未体验过的香味就溢了出来，我真想放到嘴里，让那芬芳慢慢氤氲。哥虽然闭着眼睛，但嘴巴已经张开了，还来回摇晃着舌头，准嫌我速度慢了。我把巧克力放到哥嘴里，就急着问：“香不香，好不好吃呀？”哥努力嚼了半天，说没品出滋味来，让我再来一块，我才不上当呢。这时母亲做的鸡蛋瘦肉疙瘩汤好了，我赶紧去端。

吃完饭，父亲和哥不再休息。因为天黑得早，还剩下三面墙，任务是棚的两倍。遇到边边角角、遇到窗、遇到横梁，父亲还要把整张纸裁成不同的小块，有小三角形的，小长方形的，菱形的，速度更慢了。我认真地刷着，小弟也回来又参加“战斗”了。

掌灯时分，墙基本糊完了。父亲和哥把架子拆掉，拿了出去，又躺倒在炕上。只剩下炕沿没糊了，我和母亲刷刷点点，几张大纸就搞定了。

现在，整个房间就如如同宫殿，虽不奢华，但简约大气，有唐宋之风。从棚顶到墙面呈流线型排布，白色背景使房间陡然增大，蓝绿色的几何图形都是对称组合，似乎盯着某一点就能看出三维立体图，既有视觉效应，又有空间灵动之感。在灯光的辉映下又增添了几分温馨。我把昨天买的零食拿出来与大家分享，我们一家人说说笑笑，沉浸在幸福之中。

开春，父亲就去另一个学校当校长了，母亲的腿也彻底好了；秋天，小弟也该上小学了，我要上初中了；入冬，哥哥就要当兵去了……

房子亮堂了，梦也是亮堂的，好日子就在前方亮堂堂地招手啦。

飘人情怀

童年，每到冬天，家家都吃两顿饭。学校不设午休，学生中午都是不回家的，那个年代没有食堂，更没有营养餐。我们早上到校了，除了正常的课间休息之外，就一节课一节课地接上，下午放学倒是比较早。

放学的钟声响了，我们匆忙收拾好书包，戴好围巾、手套，冲出教室。接上那会儿已经上学的弟弟，几个同学三五成群离开学校，蹦蹦跳跳地结伴回家。冬天很冷也很长。呼啸的风抽到身上，钻进衣领里，也像鞭子一样赶着我们的脚步，让步子更快更急促。我们就这样一路跑着、跳着、打闹着，说说笑笑地往家奔。冷有冷的乐趣，一跑一跳一打闹，热就跟着来了，还有脆灵灵的笑声。

快下一个陡坡时，向下望这坐落在低洼处的小村子，一下映入眼帘的就是家家的炊烟。东北的冬天，夜色来得早。在渐暗的黄昏中，那白色的炊烟格外引人注目。伴随着风，家家户户的炊烟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飘去。赶上没有风，那炊烟就会径直向上，然后慢慢悠悠地在高空飘散。傍晚的村子是静谧而忙碌的，丝丝缕缕的炊烟在房前屋后的树间缭绕着，这树也贪婪地呼吸着从一间一间老屋里飘出来的饭香菜香。

往村子深处走，越离得近了，反倒觉得那炊烟是薄薄了，是如轻纱薄雾般朦朦胧胧的，看不清了，倒是那味道愈发分明了。那个年代，谁经历的不是一个馋馋的童年呢？循着炊烟，就能闻出谁家蒸的是白米饭，谁家煮的是大粘粥，谁家烙的是白面饼，谁家炒的是地瓜土豆……正是这袅袅的炊烟不声不响地传递了讯息，无声地诉说着乡下人家的喜乐哀愁。

这时，我和弟弟就会不由得加快了脚步，只为走近

袅袅炊烟

□ 孙世梅

自家，判断母亲当日做了什么晚饭。母亲总是精准地计算着我们到家的时间，一进家门，她就掀开锅盖，端出热乎乎的饭菜。即便是家常的饭菜，母亲也做得极为精细，酸菜总是切得细细的、匀匀的，捞饭做得不软不硬；玉米面的饼子大小匀称、火候恰到好处；一小碟咸菜盛上来，从色泽到口味，也都像模像样。

如果赶上改善伙食，母亲会为我们烙白面饼。过去用的是大锅，烧的是柴火，这是极其考验手艺的。烧柴填进灶里，要不断地变化量，以控制火候。母亲烙饼的时候，我们就围在灶旁，像欣赏艺术品一样，眼巴巴地看着母亲放入锅里的一张张刚刚擀好的白面饼。每当这时，母亲便信不过我们填柴。因为火大了、急了，饼会糊；小了、慢了，饼又会硬。那时候的白面多金贵啊！每当烙饼时，母亲总是格外细致，生怕哪个环节疏忽了、大意了，影响了效果。母亲时而填一两根柴，时而又让没有燃尽的柴火从灶里往外退一退，火势就或大或小地改变着，完全配合着饼的变化。这样烙出的饼外酥里软。不一会儿，一张张金黄的饼就盛到家中最大号的盘子里了，我们忍不住吞了吞口水。傍晚出去玩儿，邻居的小伙伴就会羡慕地问：“你家今天烙饼了吧？”我和弟弟忙

不迭地回应着，嘴里还泛着余香，脸上也洋溢着掩饰不住的骄傲。

快过年的时候，家家陆续杀年猪了。这一天，主人要宴请差不多半个村子的人，家里从中午就开始异常忙碌起来。两口大锅都同时用上了，一口用来煮白肉肉肠，一口用来做烩菜。走进厨房，冒着热气，看不清人的脸，屋里回荡着大人人们的说笑声。炕比哪一天都要热，主人就会把席子卷起来，以免烙糊。地上放了两三张桌子，满屋子飘着香气。男人们喝着酒，盘算着一年的好收成；女人们吃着菜，彼此交换着好厨艺；孩子们贪婪地吃着肉，还不忘商量着饭后再出去玩点什么……而那炊烟，从中午便一大股一大股地从烟囱里冒出来，这浓浓的烟火气一直到傍晚都不曾间断，显得热气腾腾、生机勃勃……有了这样的炊烟，这户人家就像过节了似的，喜庆热闹。

而今，阔别家乡多年了，乡村人家也大多用上了燃气灶。再回家，尽管还是习惯性地去找寻那记忆中的缕缕炊烟，却不多见了。但每一个在他乡的人都知道：无论走得有多远，在记忆深处，那袅袅炊烟升起的地方就是家。

人生况味

周日，从书柜取下一本《有美一朵，向晚生香》，翻看起来。在《父亲的理想》一文中读到，“远远就望见父亲，站在我院门前的台阶上，顶着一头灰白的发，朝着我回家的方向眺望。脚跟边，立一鼓鼓的蛇皮袋……那是母亲在地里种的菜，青菜啊大蒜萝卜啊，都是我爱吃的。一年四季，这些菜蔬，总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我的家里来。”这何尝不是在写我的父亲啊。

自打在城里安了家，哪次从乡下老家回来，父母无不是大包小袋地给我张罗东西，尤其是家里自产的各色蔬菜、杂粮什么的。夏天的瓜果、青菜、大葱、青玉米、鸡蛋，冬天的土豆、白菜、地瓜、倭瓜，春节时的黏豆包、冻豆腐、猪肉、笨鸡等等。乘着长途客车，矮矮的父亲常常扛着重重的塑料袋，到我家门前，等我和妻子下班。

记得一次春节前，父亲给我送过年的食材，其中一个袋子装着两只大公鸡，下车时袋子被别人拿走了，剩下的也是两只小公鸡，可父亲喃喃地说：“这哪有你妈养得又肥又大的好啊。”我能听出父亲在责怪自己，我忙着接话：“这挺好的了，都是小笨鸡，都是咱家味的味道。”父亲略略一笑。

转眼间，父亲走十周年了。父亲走后，我也时常回老家看望母亲，但次数少了。父亲走后七年，母亲也走了，弟弟一家还在老家，可回乡次数更少了。这十年

凡人雅事

我幼年时，每年立春一过，祖母便开始唠叨，现在老家河里的水已经解冻了，我现在耳边好像听到“哗哗”的流水声。我笑祖母，室外零下二十多摄氏度，河面被冻得厚厚的，哪里有水流声呀？

父亲告诉我，东北的春天来得比较晚，同样是北方，东北的春天比河北的春天要晚来一个月。现在东北虽然还是冰天雪地，但在老家河北，已经春水哗啦啦了。

父亲说，祖母这是想家了。祖母老家河北昌黎，祖父病逝后，她领着年幼的父亲闯关东来到东北。刚来时，祖母十分不适应这里漫长又寒冷的冬季，每年春节过后，祖母便开始想念家乡的春天，心里装满了春暖花开，便滋生出些许盼头。

祖母是个盼春的人。我上小学后，在少年宫学画画，春天时，老师教我们画了一幅春天的图画，我也在纸上画了绿树和花草，还在树上画了小鸟，花草边画了河流。我拿回家后，祖母高兴地贴在墙上，她说我是报春的人。

我说，可惜只是一幅画，都是假的，鸟不能叫，河流也不流动，这没法跟老家的春天相比。祖母笑着说，怎么不一样，在我心里，这幅画就是活的，我能听到小鸟叫，也能听到河水哗哗响。

祖母这样一说，我心里也如沐春风般喜悦起来。我喜欢“报春人”这个说法，因为这个词是祖母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。

有一年春节过后，祖母领着我去赶集，集上有个小伙子偷别人东西，被一老汉当场呵斥，小伙子估计是初犯，当场吓得浑身发抖，大家都围着他，纷纷数落他，“年纪轻轻的，干啥不行，非偷东西。”

在父亲的想念里 不声不响

□ 吴耀辉

自己内心总有一处痛点，不敢去触碰，一直小心翼翼地包裹着，生怕再次流血，生怕再次疼醒自己。好在时间是最好的药剂，慢慢在给自己疗伤，结痂的记忆终于可以面对自己，面对痛点，直视生命中的过往。

前段时间特别想念父亲，在一个周日上午，和妻子前往弟弟家，回到那熟悉的小村子，回到记忆中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、一人一物。家乡的轮廓还在，屋舍漂亮了，道路平坦了，环境幽美了，只是熟悉的面孔少了许多。

只有自己知道，此行就是来看望父亲，就是想念他老人家太久了。一个人沿着乡路上了北岭，又拐进山道，绕过山梁，可荒草没腰，荆棘处处，记忆中的羊肠小道早就没了。自己只能朝着大致的方向摸过去，手扶着蒿草，脚踩着荆棘，深一脚浅一脚，刚下过雨的水洼早给凉鞋灌了包。还好，跋涉了20多分钟就到了父亲的坟前。

踩平坟前的荒草，默默肃立，在父亲的想念里，不

声不响。父亲走了，还不到60岁就走了。辛苦了一辈子，要强了一辈子，也操劳了一辈子，儿子的工作刚稳定，生活条件刚有改善，还没来得及孝敬您老人家，怎么说走就走了呢！您平时少言寡语，却精明能干，不仅把自家过得让邻居羡慕，也为村民谋便利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您都帮忙，哪里有邻里纠纷您都到场，您是村里公认的好人啊！如今，您走了，走了十年，儿子心中的大山和依靠不在了，有了迷茫无处应，有了苦闷无处解，只一个人默默承受着孤寂。最让儿子无法释怀的，耿耿于怀的痛点，就是没有替您照顾好母亲。您走后，母亲才是最最痛苦的人，儿子却没有意识到，没有孝敬好她老人家……

此时，找不到一捧干土，就在田垄里紧握一团泥巴，毕恭毕敬地贴在您和母亲的坟头，然后给二老磕三个头。

泪目过后，在电脑前敲打着文字，房门开了，妻子从岳父家带回新包的饺子。窗外，断断续续下了一天的雨，下吧，下吧，雨下透了，天就晴了，心境也就敞亮了。

报春的人

□ 肖春荣

这时，老汉拍着小伙子的肩膀说：“你肯定家里有困难，急需用钱，否则不会做小偷，跟我说说，看我能不能帮你解决。”

大家见老汉这样说，也不再指责，跟着转变了态度，让小伙子说说自己的困难。小伙子的脸更红了，低声说：“以后我再困难也不会偷东西了。”说完竟哭了起来。那天，老汉拉着小伙子走出了集市，我和祖母跟在他俩后面，听老汉给小伙子讲做人的道理，还买了一斤干鱼让他带回家。

祖母非常佩服老汉，说他是位报春的人。有一年正月，村小学调来了一位女老师，这位老师非常和蔼，她家离得远，平时住在学校宿舍，她常利用业余时间教村里的老人和孩子识字，祖母也跟着她学识字。每次听完课回来，祖母都说，这位老师是报春的人。

在祖母眼里，气温回暖、冰雪融化、万物复苏是春天的特征，温暖善良、乐于助人、学习和进步，甚至一个微笑、一句鼓励和安慰也是春天的特征。祖母喜欢报春的人，她也爱帮助别人，言传身教，告诫儿孙也做个报春的人。

报春的人比春花更让人喜欢和爱戴。

